

潘年英◎著

DEFENCE

OF

保卫传统

734

1113

贵州民族出版社

保卫传统

文化自觉的理念与实践

潘年英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卫传统/潘年英著.——贵阳:

(贵州民族出版社,2005.11)

ISBN 7-5412-1333-0

I. 保… II. 潘… III. 生态型-文化-建设

IV. G127.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7115 号

保卫传统

著 者:潘年英

责任编辑:罗兴贵(文字)

龙 英(美术)

出 版 者:贵州民族出版社

地 址: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印 刷 者:贵阳科海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毫米 1/32

字 数:120 千

印 张:6.25

版 次: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2000-2500 册

定 价:28.00 元

序

龙超云

侗族青年作家潘年英教授的新著《保卫传统》即将出版，他叫我作序，我欣然同意。

我和潘年英教授认识已有很多年了，当初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知名的侗族作家，对他本人没有更多的了解，接触以后才发现，他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对家乡的建设十分关心，这样我们就有了很多共同的话题，往来也就多了起来。他无论是在福建，还是在湖南，都经常利用假期到贵州来搞社会调查，有时他一个人来，有时他带着夫人和女儿，有时也带着别的朋友，总之他一年要往返贵州好几趟，而且他一来就往乡下跑。他去过的很多地方连我们当地的干部都没有去过，有些甚至还没听说过。他的这种重视田野考察的实干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的干部学习的，也是值得我本人学习的。有一年我到黔东南的从江县考察，竟然意外遇到他也在从江。从江县的干部告诉我，说他很善于和群众打交道，也善于发现问题。作为一个学者，他的这种精神和特点真是难能可贵。

《保卫传统》这本书，我觉得从选题到写作都是很好的，因为在我看来，不仅从江县很需要这样一本书，而且整个贵州省甚至全国都很需要这样一本书。不是说地方政府需要一种表扬和鼓励，而是我们的文化建设工作很需要一种真正从科学意义上去做的总结和批评。我很愿意把这样的总结和批评作为我们今

后文化建设工作的指导方针。所以我对他的这个选题感到很高兴。在此之前,我知道他已经为贵州从江县写过好几本书了,而且他每本都送给我学习。他是搞文学出身的,但近年来偏好人类学,我从他的著作中学到不少东西,很受启发。比如他从人类学角度看贫困,跟我们的经济学家看贫困的角度就很不一样。他说经济学家喜欢用 GDP 说话,人类学家则喜欢从生态角度看问题,结果很不一样。这对我们的确很有启发。虽然我对他所写的和所谈的东西并没有真正消化,但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的文章和论著都犀利而且深刻,同时非常好读,耐读,也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很多人认为他是文笔好,写东西有文采,其实不全是这样,在我看来,他的东西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所写的内容都是源于实际生活的,他注重调查,注重掌握第一手资料,所以他的文章鲜活生动,有内涵,而不像一般的学者那样空洞无物。《保卫传统》即是最好的证明。读了稿子,我深受鼓舞,这正如我期待的那样,他不仅对从江县生态扶贫和文化建设的工作作了系统的总结,而且也作了理论的升华,这为我们今后的文化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至少从我来说,我对贵州和从江今后的文化建设和发展更加充满信心。

我希望我们贵州省从事文化建设工作的每一个干部和群众都能有机会学习潘年英教授的这本书,并且认真领会这本书的精神,从而同心协力,共同建设贵州这片土地,使这片土地变成真正的生态乐园。

前言

在实践中自觉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最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也多多少少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福利。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迈得更加大而快了。尤其是在中央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之后,中国的整个经济社会正在朝着一种较为理想的方向上发展。

2000年春节期间,也就是在中央刚刚作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部署之后不久,我接到时任贵州榕江县县委书记的肖方贤同志的电话,说他在厦门学习,并且说有可能在某天到泉州参观访问。我在电话里兴奋地表示恭候他的到来。几天后,他来了,同时还带来了几位时任黔东南各县的书记和县长,一位是时任锦屏县县委书记的文培良同志,一位是时任丹寨县县委书记的杨正明同志,还有一位是时任从江县县长的耿生茂同志。那一天,我请他们到泉州市华侨历史博物馆和海外交通博物馆参观,晚上请他们吃饭并观看闽南地方戏剧演出。那一天我十分高兴,也喝了不少酒,饭后我一路不停地给他们讲闽南华侨的创业史。我心里希望这些历史故事能对正在走向脱贫阶段的黔东南各族各界人民有所借鉴和启示。晚上,4位尊贵的客人屈尊入住我的陋室。当其他几位客人都入睡之后,我和耿生茂同志仍然在兴奋地交谈着。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从江和黔东南的经济文化建设,我从一个走出了黔东南的黔东南人的角度,从一个

文化人类学学者的角度,谈了我对黔东南经济文化建设的若干看法。我谈到了生态,谈到了“地方性知识”,谈到了“保护”也是“发展”的观点……很奇怪,耿生茂同志似乎与我十分投缘,他没有睡意,我也没有睡意。我们一直谈到凌晨2时。对于这次谈话,我和耿生茂同志后来都有很深的记忆。对我来说,能在异乡异地用家乡方言跟一位很有政治抱负的乡党交流,当然至感愉快。而对于历来谦虚好学而且极有进取心的耿生茂同志来说,能与一位专业民族文化的学者交谈,也应该不乏收获。而就在这一次不经意的交谈之中,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课题合作。

毫无疑问,当时耿生茂同志刚刚走马上任新县长职务,他对自己即将要面临的事业是有所思考的。那就是说,他面对的是一个在全国都极有名声的国家级贫困县(当时中央电视台4频道免费为从江县最具有代表性的土特产品打广告,经过历时一年的宣传,从江的柑橘和香猪已经蜚声全国),同时也是一个少数民族原始文化保持得最好、最多、最浓厚的县。一方面是经济最贫困,交通最不便,物质最匮乏,另一方面是文化最“原始”,教育最“落后”,人民的生活最缺乏“现代性”。这是横亘在这位年轻的县长面前的难题。经过交谈,耿生茂同志很快和我达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我们都认识到,这些所谓的“原始文化”,恰恰构成了该县在追赶现代化的路途中最具有竞争力的文化资源。我们同时深深明白,要想带领当地群众真正实现脱贫致富,唯一有效的途径就只能是当地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但是,到底该怎样来转化呢?这就很需要我们共同的思考和探讨了。

就这样,我们想到了合作,也最终选择了合作。那就是说,

我们决定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课题来做。我们的课题目标很明确,就是试图通过合作,来探讨民族地区“后现代”的发展之路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2001年11月(此时耿生茂同志已经升任从江县县委书记),我应邀参加了由从江县人民政府举办的首届“桫柑节”。应该说,这是我们合作的第一步,也是我们合作的起点和开端。当然,当时各地区也都在新时代的精神原则和要求下,轰轰烈烈地开展和举办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艺术节活动,从江县也难免“随大流”或“跟着感觉走”,因而也很难说我在当中又真的起了什么作用。但是,我却通过一种“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或“顾问”,直接进入了我的“田野”,并展开了我的研究。

2002年3月,在从江县委的安排下,从江县48名科局级干部前往我所谋职的福建泉州黎明大学参加为期十天的业务培训和参观学习活动。第一节课就是由我主讲的,讲授的题目是:《旅游开发中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通过讲授和讨论,我力图在干部中首先树立起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意识和保护意识。

2003年夏天,我在从江东朗、停洞、往洞等乡镇作社会调查,被各乡镇邀请作专题讲座,讲授的内容是:《西南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2004年岁末,我的人类学田野笔记《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全书共有七个专题,其中6个专题是涉及从江县原生态文化的保护和开发的。

2005年2月,我再次到从江县作社会调查,期间,在全县“生态立县”干部动员会上,我应从江县委和县政府之邀,作了题为《文化自觉与本土意识》的专题讲座。

就这样,在历时5年的课题研究中,我不仅对一个边远的少数民族社区进行了长期持续的观察和思考,而且也参与了其中的文化建设行动。对于一个身份卑微的普通学者来说,我当然至感荣幸!

从2000年3月间我在福建认识前往厦门市党校进修学习的从江县人民政府县长耿生茂同志,到2005年《保卫传统》这本书稿的完成,在这5年的时间里,应该说,我个人不仅见证了从江县从原始文明过渡到现代文明的历程,而且还广泛参与了从江县人民的这场轰轰烈烈的生态文化建设运动,而在这之中,我很高兴自己在其间发挥出了一点小小的作用。我固然不敢说从江县的民族文化保护少不了我的一份功劳,但我走过了那么多的路,亲历和见识了那么多的村寨,说了那么多的话,流了那么多的汗水,我却不能说全是白费,毫无作用。

同时我也很庆幸在偶然中结识了一个极富于人文情怀的地方行政官员耿生茂同志,他谦逊、朴实、诚恳、实在的人生态度和工作作风,不仅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给了我很大的激励和帮助,使我的课题研究得以顺利完成,而且也使我这个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对现实保留了一份难得的期待之情和希望之心。这或许也是一种来自实践的自觉吧。

目 录

序 /龙超云/1

前言:在实践中自觉/3

第一章 从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从江县生态文化建设的历程/1

第二章 生态扶贫:一个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45

第三章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90

附录一:文化自觉与本土意识/120

附录二:从江县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生态立县”战略的决定/137

附录三:文化自觉时代的新乡土建设/148

后记/159

重印后记/161

第一章

从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

从江县生态文化建设的历程

一

都柳江畔有些历史沿袭下来的古老小镇,是很美丽的,从江县城便是其中之一。虽说地方偏僻,远离中心城市,但文化却独特而多样,物产丰富而别致,是不能不叫人刮目相看的。在全球化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今天,这样的“边鄙之地”却很可能因保存着现今人们最为稀缺的各种生态文化资源,而倍受人们关注。

从江县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最南边,东与广西三江县相邻,南与广西融水、环江相连,西与贵州荔波、榕江交界,北与贵州黎平接壤。

都柳江贯穿全境,并流经县城。从江因这条江而美丽,这条江默默地哺育着两岸的各族人民,并且培养和缔造了两岸千姿百态的风情和文化。

但这儿的确是太偏僻了。从江县城丙妹镇距州府凯里公路里程为 255 公里,距省城贵阳 405 公里,距广西柳州 309 公里,距桂林 283 公里。虽然因地处黔、桂两省区结合部,地理位置重要,历史上素有“黔南门户,桂北要津”之称,但毕竟环境闭塞,

交通不便,自古以来便差不多一直是被历史所遗忘的。

照史书所载,从江辖地在西汉时期就分别隶属于荆州武陵郡和交州郁林郡。宋代始置福禄永从长官司。元代增置曹滴洞、西山阳洞长官司。明正统六年(1441)置永从县。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里下江厅,民国2年(1913)改为下江县。民国30年(1941),永从、下江两县合并为从江县至今。[1]

沧海桑田,多少光阴流逝,多少风流人物的历史传奇和风云际会俱往矣!如今盘点从江的“家产”,虽说其因地处“边鄙”而曾经给从江人民带来诸多生活的不便,但上帝似乎从不曾亏待过从江人民。回过头去看,人们发现在从江这片土地上,上苍的赐予居然又是十分丰厚的。2002年我在从江小黄村采风,巧遇一位从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前来做田野考察的研究生。我问她,你对从江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她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森林,文化和人。她说她已来过从江多次了,每次都由凯里乘公共汽车到从江,一进入从江地界,她就被从江县内的森林所迷住,她说最难忘的是从腊娥、大洞到岜沙这一段路程,风景美得实在是太令人刻骨铭心。毫无疑问,对她的回答,我也是感同身受的。因此,在那一年创刊的《从江报》上,我就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常有人问我,说你一生走南闯北,见识过的地方已不少,那么,请问什么地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最美?我总是毫不迟疑地回答:从江,贵州从江。然后我再给人讲述我的理由。

我的理由有三:第一,从江是全世界少数民族文化最多样最集中又最富于原生态特质的地方。你可以在许多地方看到不同种类不同形式的少数民族文化,但是你看不到像从江这样融多

种少数民族文化为一炉的“多元共生”型的文化现象,这里的苗族、侗族、瑶族、壮族、水族……他们的文化是如此原生古朴,又是如此的奇特多样,并且如此集中地在一个县域之内存在,这绝对是世界上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第二,从江是最适宜于人类居住的地方;从气候上说,从江属亚热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均气温为 18.4℃,可谓四季如春;从物产方面说,从江土地肥沃,盛产各种热带亚热带作物,虽不如平原一带丰产,但却足可自给自足,解决温饱;从安全方面来说,从江山高谷深,沟壑纵横,最不担心现代核战争的威胁;从环保的角度上看,从江由于没有工业污染,其境内的每一条河沟都是洁净的天然矿泉水,每一缕空气都是纯氧,每一种食物都是绿色食品……第三,从江是天底下最富有人情味的地方。当今世界,物欲横流,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互相欺骗,已无任何信任感可言。而从江人民,大多崇尚自然,遵循古朴传统,对人热情友爱,胸怀坦荡,以诚相见,这实在是从江最为宝贵的一笔资源。

人常说哪里哪里是桃园仙境,哪里哪里又是人间天堂。在我看来,真正的天堂是从江。从江人生活于斯,司空见惯,也许不以为然。但只要多出来走走看看,比较比较,便会对家乡有新的理解。外人或许也认为我的说法有些夸张,那也无妨;找机会,自己亲自去从江走一趟,也许获得的印象比我讲的更深、更美、更好。而在我的心中,从江的每一滴水都是酒,从江的每一寸土都是金,从江的每一株草都是宝,从江的每一个人都多情……[2]

我的这段话,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也不是故作矫情的,而实实在在是一种真实的体会和感受。作为一个土著的人类学家,

我的职业就是深入田野,参与观察,而我多年来一直观察的一个亮点,就是从江,因此我敢说我的发言还是有所依据的。1984年春节我第一次走访从江,就被其沿途美丽古朴的自然风光迷住了。当公共汽车行进在腊娥至岜沙的那一段公路时,遮天蔽日的森林的确使人过目难忘,我那时全没料到世上居然还有如此动人心魄的秘境,我原以为普天之下,全世界已经无一处不是水泥的森林。此后差不多每年我都要来从江走上一两遍,有时甚至往返多次,我不仅从未产生过“审美疲劳”,而且我的感受是一次比一次更兴奋,一次比一次有更多的发现。有时候,我极希望能一次看完从江县内所有的秘境,而事实是根本不可能——那些珍藏在大山深处的古老村寨,它们总是以其十分古朴奇特的文化与文明,一次次震撼着我的心灵,一次次让我目瞪口呆,喜不自禁。[3]在我20多年不间断的从江之旅中,我发现其境内差不多所有具有独特文化个性的村落,几乎都是被森林包围和覆盖起来的。后来我得知,从江县是贵州省的林业重点县,林业用地面积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74%。其森林覆盖率达63%[4]——可想而知吧,在一个绝大部分的土地都被森林覆盖着的地方生活,那空气该是多么新鲜,那风景该是多么的优美,那生活该是多么的惬意和舒适!

二

也许正是得益于大山的阻隔和森林的屏蔽,从江县境内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原生态环境才得以较完整的保存至今。1957年,中国科学院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到从江占里等村进行社会历史调查,其资料表明,当时的从江农村,还保持着十

分浓厚的原始文化色彩。〔5〕1980年代初期,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再次来到从江县月亮山地区进行民族社会调查〔6〕,资料同样显示出该地区的原始文化特点十分突出。其主要表现为:1)普遍使用低水平的劳动生产工具,生产效率极低,其经济总量自然也低;2)普遍沿袭着原始社会组织法和习惯法;3)普遍信奉原始宗教;4)普遍缺少现代文明的烛照、渗透和影响。时至今日,从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速度都是相对缓慢的。到1990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仅为16959万元,虽说比1952年增长了11.3倍,但从绝对数字上看,则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7〕到2004年,从江县国内生产总值达63778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566元,其绝对数也仍远低于全国人均水平。〔8〕这就是说,如果我们仅以某种惯常的社会发展指标来衡量从江县的社会发展水平,那么我们可以说它的发展是缓慢的,它的现代文明发育的程度也是较低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从江“低水平”和“慢速度”的发展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这就正如我在《人间天堂是从江》一文中所说的,在今天看来,从江有着让人羡慕不已的丰富多姿的民族原生态文化和几乎令人嫉妒的舒适、安全、和谐的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就是说,它的文化是多元并存又相互促进的,它的整个社会环境是优雅而和谐的。干净清洁的水气,无污染的食物,纯朴的人际关系……这样的资源不仅是国内少有的,也是世界上罕见的。

当然这样的结果并不仅仅是“迟发展”或“慢发展”带来的,应该看到,在很多“迟发展”的地区,环境的破坏有时比早发展或快发展地区更严重;这之中的,的确包含着地方建设者们一份精心的设计和辛勤的耕耘。以林业为例,作为贵州省重点林业县

之一,从江县自古以来就一直以木材经营为全县的支柱产业,从1953年至1990年,从江县累计向国家提供商品材240多万立方米[9]。但与此同时,从江县在1980年代初期就开始进行林业体制改革,实行有偿造林,激发林农的造林积极性,形成国家、集体、个体一齐上的整体格局,同时应用林业科技成果建成大面积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其县内国营林场仅用11个月时间培育出的优质苗,经国家林业部选点调查认定,其直径、苗高及杉木生产速度为南方七省之冠。[10]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样的投入,我们说的“最洁净的水气”和“最舒适的人居环境”又从何而来?所以,面对绝对的贫穷和落后,从江县地方党委和政府并非无所作为、坐以待毙,更不是没有相应的思考和对策。

三

我至今仍记得1980年代初期我初次进入从江的情境。那时候,从江几乎还是个封闭的王国。交通极为不便。那时腊娥大桥尚未修建,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要在腊娥河口用船过渡。为了安全起见,乘客们被迫纷纷下车,跳上一艘古老破旧的机动木船,然后汽车也跟着爬到了船上。一阵机器轰鸣之后,木船缓缓挪动,移向对岸。那时江水清清,江边总能见打鱼的土著居民,或撒网,或驱使鸬鹚捕鱼……那景象有如时光的停滞,仿佛当地人的生活从来如此也永远如此。

过河之后,汽车在腊娥大坡艰难地盘旋而上,一路尽是密林,也一路可以看到附近村寨衣着传统土布的山民,他们或驱赶着牲口,或肩扛着鸟枪,出门或归来,全然不理会上游客的惊呼,自在生活,悠哉游哉……事实上,这景象至今依然如故,没有

太多的改变。即使是在今天,即便是在从江的县城里,我们仍然能看到两种文明景观的和谐并存——一边是从事商业的外乡人,另一边是进城购物的土著山民;一边是充满现代气息的时髦衣着,一边是自织自染自制的家机土布;一边是高楼大厦,一边是低矮木楼……只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才真正体验和感受到文化多样的相依相融和多姿多彩。

相对于文化与生活的丰富多样,这里的大自然也同样是五色纷呈的。因为已有一半以上的土地被森林覆盖着,所以绿色无处不在。而更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原始森林居然是在大面积成群成片被保护下来的。“全县各乡村均有森林分布,少则5千余亩,多则7万余亩。森林面积在7万亩以上的有加牙、谷坪、信地、新民等乡(村)。森林分布相对集中的有国营大融林场、下江万亩林场和潘里、谷坪、岑杠、党九、同乐、尧贵、高增、停洞等乡(村)林场。蓄积量在12万立方米以上的有加牙、岑杠、信地、加鸠、谷坪、尧贵等乡(村)”,“月亮山、太阳山、孔明塘、托苗山、翠里大山、尧贵双滴坡、秀塘尖山和庆云佰你大山是县内主要水源涵养区。其中佰你大山海拔828米,森林面积5450亩,有杉木500立方米,马尾松3.34万立方米,阔叶林1860立方米;尖山海拔1515米,森林面积4110亩,有阔叶林6420立方米;双滴坡海拔1347米,森林面积8020亩,有阔叶林4.3万立方米;托苗山海拔1274.5米,森林面积1.9万亩,有马尾松3000立方米,阔叶林3.5万立方米。月亮山和太阳山地处从江、榕江、荔波三县交界处,月亮山海拔1490.3米,从江县境内有森林面积3380亩,有阔叶林1.7万立方米;太阳山海拔1508米,县境内森林面积1.1万亩,阔叶林面积4.9万立方米。”[11]

这是怎样一个翠绿的世界啊!